



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

明清北京城与元大都有空间承继关系，不久前，王岗发表了他的最新学术观点，认为明代重建的鼓楼和钟楼应该就在元代钟鼓楼的旧址之上。“鼓楼和钟楼代表了国家报时的权力，向来只在都城之中才配置。元代前，钟鼓楼的位置皆东西相向，并列在皇城的前面，被看作是都城中的辅助设施。到了元代，都城设计者却把鼓楼和钟楼放到皇城和宫城的北面，都城中心的位置，无疑是一种创新，意味着他们把宇宙的活动，或者说万物运行的规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明成祖将都城迁往北京后，北京城较元大都整体南移，太庙和社稷坛从皇城两侧挪到了皇城前，但中轴线的的设计仍被严格保留，形成了中轴对称的建筑布局模式，突出紫禁城的核心地位。人们如今所看到的北京中轴线大部分建筑，基本是在明朝时期建造的。

晨钟暮鼓，钟鼓楼曾是帝都的秩序的彰显，也见证着中轴线历经的辉煌与沧桑。

13世纪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东方，他眼中的元大都“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他对东方的描写不知勾起多少中世纪欧洲人的向往。

后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进京并在北京生活了十余年，他记载：“皇宫建筑在南墙之内，像是城市的一个入口，它一直延伸到北墙，长度贯穿整个的城市并且一直穿过城市的中心。城市的其余部分则分布在皇宫的两侧……其建筑的雅致和优美由于它细长的线条而显得突出。”他恐怕是第一位关注到北京传统中轴线并明确指出其作用的外国友人。

1665年，荷兰人约翰·纽霍夫随使团觐见顺治皇帝，后来在他的《荷使初访中国记》中的一张版画中记述：“皇帝接见使节的广场上，铺着两英尺见方的地砖，荷兰使节被告知，要跪在第十一块方砖后面的地方。”在中轴线上的接见，就这样让现代欧洲人感受到了东方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

1792年前后，英国马嘎尔尼使臣出访中国，从中轴线一路向北，领教了乾隆“万国来朝”“输诚纳贡”的傲慢，也让中国与当时的世界大势错失机会。

再后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俄军攻崇文门，日军攻朝阳门，英军攻广渠门，美军攻北京南门，而南门直通北京城的中轴线，美军因此见识到了中轴线上的门禁重重。炮火声中，清朝皇室从神武门仓皇出逃，八国联军的官兵们在中轴线上举行了胜利阅兵式……

而不论是怎样的过往，都是中轴线上的国家记忆。